



中国女单新秀何冰娇 图 CFP

少了几张熟面孔 马上会有新面孔

国羽绝非遭遇断崖式换代

体坛观察

里约奥运会后，中国羽毛球队有7人宣布退出国家队，包括王仪涵、王适娴、于洋、赵芸蕾、田卿在内的一批女单和女双名将，而30多岁的林丹和傅海峰退出国家队也为期不远。有媒体惊呼：“中国羽毛球队遭遇断崖式换代，恐影响备战东京奥运会。”言下之意，中国羽毛球队后继无人，东京奥运会的成绩可能比里约奥运会更差。

情况真的这么糟糕吗？

尽管4年后的情况谁也无法预料，但刚结束的日本羽毛球超级赛，中国小将夺得三冠的出色表现，给了“后继无人说”有力的回击。

不到20岁的女单小将何冰娇在日本超级赛中夺得了女单冠军，这也是中国女单选手在今天的超级系列赛中首次夺得冠军。她在这次比赛中战胜了世界冠军、泰国名将特拉查诺，冠军的含金量并不低。特别是她与孙瑜一起会师决赛，更是中国女单这两年在国际比赛中很难见到的一幕。

三枚金牌中，男双刘雨辰/李俊慧的金牌含金量最高，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中先后击败了世界顶级男双丹麦的鲍伊/摩根森和印尼的阿山/塞蒂亚万，决赛中战胜了

韩国好手金基正/高承炫。这对“双高组合”（两人身高均在1.90米左右）在日本超级赛中很好地展示了他们的实力。

世青赛冠军郑思维/陈清晨在日本夺得混双冠军，并不令人意外。早在世青赛夺冠之后，他们就被看好是中国混双未来最有前途的新人。而同时兼项男双的郑思维在去年还被世界羽联评为年度最佳新人。

尽管日本超级赛的混双和女单并没有齐集当今世界的所有高手，中国羽毛球队在新老交替后的首次亮相，还是让人看到点希望。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曾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明确表态，说中国羽毛球后备力量薄弱，是不知道实际情况的瞎讲。他说：“羽毛球强队都在亚洲，中国队在最近一次的亚洲青年锦标赛上夺得了所有项目的金牌。世界羽毛球青年锦标赛，中国队各单项也仅丢失一枚金牌。中国队一直是非常重视梯队建设，重视年轻选手的培养。”

名将退役，只是中国羽毛球队少了一批熟面孔，这些打了两三届奥运会的老将离开赛场，也是每个球队必然会经历的事。中国羽毛球队换代是必然的，但绝非令人绝望的断崖式换代。就像已跌入谷底的女单一样，老将的离去并不一定会让女单的成绩更差。中国羽毛球队很快会有新星出现。 本报记者 王志灵

场外音

新人用得有点晚

里约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仅得两金，让人有点失望。尽管成绩欠佳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羽坛的格局变了，或者说是我们的对手更强了，特别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女单和女双，冒出一批实力比我们更强的对手。

但从另一方面看，是不是我们的用人太保守了呢？就拿女单来说，泰国的特拉查诺18岁就拿世界冠军了，印度的两个悍将和日本两名冒尖的女单也是十六七岁就出现在世界赛场，西班牙的马林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也仅21岁。

在伦敦奥运会到里约奥运会这4年中，国外女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年龄很小就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比赛，而中国队就比较保守，似乎奥运会人选就在“一李二王”之间，比她们晚一代的选手既缺少比赛机会，也没啥念想。当我们发现女单的打法已经落伍时，伤病和长时间养成的打法习惯，让这些二十六七岁的老将已无法采用更具攻击力的打法。

里约奥运会中国队几乎沿用了伦敦奥运会的原班人马，除了傅海峰取得了成功，女双、女单和混双，成绩都不理想。

看来，中国队羽毛球队在使用新人方面还有些保守，用得有些晚。如果我们的新老交替工作做得更早一些，这次老将的退役也不会让人震动这么大，仿佛中国羽毛球女队，一下子就没有人了。

王志灵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



西江苗族是黔东南苗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现主要居住的是苗族的“西”氏族。

作为全世界知名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蕴，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西江苗族过去穿长袍，包头巾头帕，颜色都是黑色的，故称“黑苗”，也称“长裙苗”。西江苗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这里现使用的文字是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尽管汉语言是西江苗族与外界交流的必备语言工具，但苗族之间的语言交流仍然使用传统的苗语。也是重要的苗族文化，这也是黔东南的重要的文化代表。清雍正以前，地方事务多由自然领袖管理，与汉族地区有显著差别，实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西江苗族的自然领袖主要包括“方老”、“寨老”、“族老”、“理老”、“榔头”、“鼓藏头”、“活路头”等，不同性质的自然领袖其职责也不同，相互之间具有分工协作的性质，共同维护苗寨的安全与利益。

“方老”是自然地方的最高领袖，每个自然地方下辖若干相互有密切联系的村寨，“寨老”是每个苗寨的最高领

袖，“族老”则是某一家族的领袖，“理老”一般由德高望众、学识丰富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裁断，“榔头”主要负责刑罚，维持地方治安，“鼓藏头”负责召集和主持祭祀、祭祖活动，“活路头”则主持安排农业生产，是苗寨“农业部部长”。其中，鼓藏头和活路头是世袭的，而其他自然领袖一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议榔”是苗族社会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由方老、寨老、榔头等组织的群众议事会，以对内部的各种重要纠纷和外来入侵进行商议、决断。议榔大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如果社会安定，无争无

议，也可两、三年举行一次，遇外来侵犯时则临时召开。

西江的议榔一般是分头在各寨子的风景林中举行。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后，西江苗寨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方老、寨老等自然领袖已基本不存在了，但负责祭祀和生产的鼓藏头与活路头仍得以世袭保留至今。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西江千户苗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虽能养活生活在这里的数千人口，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自给自足生活，由于与外界联系甚少，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